



1988年，农历龙年，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张子恩，用胶片镌刻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潍坊往事。电影《神凤威龙》由潍坊人韩钟亮编剧，以抗战为背景，聚焦潍坊民间手工艺人与侵略者的抗争，通过民俗手工艺展现中华民族气节，用光影记录下一段热血往事。

《神凤威龙》：

非遗与抗日叙事相交融

龙年春节拍潍坊故事 再现手工艺人抗争往事

《神凤威龙》影片开场，1940年，农历龙年，日本佐佐木少佐的军靴踏碎了潍县青石板路的宁静。他接到特殊任务，要在暗中挑选最优秀的中国民间手艺人送往日本，为天皇祝寿，名单上赫然列着“风筝王”杜溪春、“嵌银王”明德馨、“刺绣王”明月等人的名字。佐佐木与汉奸洪奇才谋划此事，用各种手段欺骗艺人们。杜溪春有所察觉，明德馨受骗不察，明月因反抗被击伤。杜溪春的二爷绑架洪奇才的女儿素琴，杜溪春却把素琴放了。杜溪春在游击队的帮助下，“二月二”那天里应外合，智胜顽敌。

张子恩自1984年执导影片，此前曾拍摄过《默默的小河》《神鞭》《黄河大侠》，1988年农历龙年春节前来到潍坊拍摄《神凤威龙》，选景前，张子恩先到市档案馆，看了几遍《潍县大观》。后来他提到：“影片中我拍了很多民俗场面，人群、色彩的流动，都无非企图从中国古老的文化结构、艺术传统中寻找新时期电影形态的元素。”

出生于1963年的孙松在影片中饰演“风筝王”杜溪春，当时，他和高宝宝（饰洪素琴）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。孙松是最早报到的演员，到潍坊后，委托给编剧韩钟亮一件事——找扎风筝的地方，他要体验生活。他每天挤公交或步行到潍坊市工艺美术研究所，找“风筝王”人物原型之一的孙永春讨教，几天后就做出了一个风筝框架。他还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了一些风筝画片和明信片，贴在房间里揣摩。孙松塑造的杜溪春善良、机敏，敢于担当，这部影片为他在争取《渴望》中王沪生一角奠定了基础。

抗日叙事嵌入地方文化肌理 风筝争艳隐喻潍坊抗战精神

《神凤威龙》主要在潍坊拍摄，剧组在虞河边一部队驻地搭建临时摄影棚，外景在通济门、小石桥、白浪河、十笏园、北下河、杨家埠等处拍摄。影片中的通济门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，是因为其上的门楼是剧组搭的景；洪奇才家在十笏园取景，而大门口则是今杨家埠民俗艺术大观园内杨家埠年画旧作坊的大门，春节耍龙灯及“二月二”龙抬头之夜借耍龙灯救人的戏码就是在此处大门前拍摄的；开场及部分街巷戏是在北下河拍摄的，北下河没有了，好在有影片，留存了绿瓦阁、鱼店街等影像。

该电影有着鲜明的潍坊符号。“风筝王”“嵌银王”“刺绣王”“龙灯王”“核雕王”等民间艺人的绝活、民俗场面及朝天锅、年画等，正是潍坊非遗图谱上的真实注脚。张子恩在访谈中坦言，影片旨在通过娱乐形式弘扬民族精神，并借鉴鲁迅“地方性即世界性”的观点，将潍坊非遗元素融入类型化叙事。风筝大会上，龙头蜈蚣、百鸟朝凤等各种潍坊风筝争奇斗艳，隐喻了潍坊人骨子里的抗争精神。

《神凤威龙》以潍坊非遗为暗线，将抗日叙事嵌入地方文化肌理，揭示“技艺即脊梁”的民族精神。在当代语境下，影片不仅是历史的回响，更为非遗保护提供了“以艺抗敌、以文载道”的启示。



电影《神凤威龙》视频截图



《神凤威龙》摄制组部分成员合影（右二为高宝宝，右三为孙松，右四为韩钟亮）。

潍坊编剧回忆拍摄花絮 演员敬业精神令人钦佩

《神凤威龙》电影剧本主笔是韩钟亮，剧组进驻潍坊后，他也“触电”，经常参与剧组工作，帮助解决一些道具、场地、群演等方面的问题，从他的回忆中，我们了解到当时一些拍摄情况。

拍摄所需物料一次拉不来，有几个战斗镜头，运来枪弹、火药等，这些可全是真枪，不能放在剧组，拍摄之后会全部收起来，统一拉到潍坊市公安局一仓库保管，不能出一点点差错。而黄呢料军大衣的待遇就“逊色”了点，演员、剧务们每天穿着它，跑外景、干杂活，韩钟亮看着挺心疼，对导演说：“你不怕把新大衣弄脏弄破了吗？”导演笑笑说：“就是要叫它们脏点、破点，这叫‘做旧’。”

道具需要“做旧”，还得“造假”。比如洪府门前那对石狮子，就是美工师用压缩塑料制作的，一碰是要绝对露馅的。韩钟亮到西影跟导演、剪辑一起看“毛片”时，看到有个保安团丁不慎蹭了它一下，石狮子晃动起来，这样的镜头自然是被剪掉的。

拍摄期间，演员们的敬业精神让韩钟亮十分钦佩，也感觉到了他们的不容易。影片开场镜头，扮演道士“北海夜叉”的是68岁的演员陈新——文艺界的“老延安”。因为正值冬天，寒风凛冽，陈新迎风而立，双手擎宝剑，脑袋使得劲压低，因为他脖子上还有一个逼真的“模型头”，是准备被“砍掉”的。就这样一个姿势站着，还要在刀过“头”落时，直挺挺地倒下去，躺在冰冷的地上一动不动，韩钟亮想那滋味一定很不舒服。

有一个场景是洪素琴被土匪“紫面太岁”，也就是杜溪春的二爷绑到庆春风筝铺后，杜溪春因放走她而和二爷起了争执。这是一场激烈的情绪戏，演员孙松必须边嘶喊边流泪，不巧的是，开拍前他感冒了，连续几天高烧不退，但时间不等人，只能坚持上阵。因为这段台词较长，导演想让画面丰富，需要在三个机位拍摄。换机位，对摄影师来说不难，可对演员而言有点“残酷”，因为每换一次，演员的表演就要被打断一次，重新酝酿情感，重新“组织”眼泪，当被“折腾”到第四次时，孙松已经流不出眼泪了。这场戏的另一个镜头是在除夕夜拍摄，扮演洪素琴的高宝宝被装在破麻袋里，被二爷扛在肩上，再重重地摔在地上，等打开麻袋时，如花似月的娇小姐已然蓬头垢面，嘴里塞着脏布。更为“残酷”的是，这场戏拍了几次，高宝宝硬是被“摔”了几次。